

当代长篇军事题材小说系列

壮志凌云

张嵩山 宿聚生 著

在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中了解中国空军成长壮大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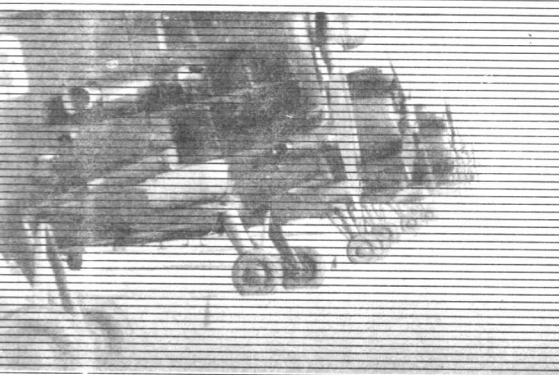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

壮志凌云

张嵩山 宿聚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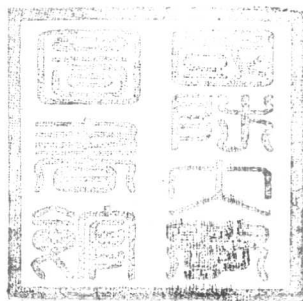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0 7002 4



现代出版社

607157/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壮志凌云/张嵩山, 宿聚生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0.5

ISBN 7-80028-570-7

I. 壮… II. ①张… ②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1227 号

Zhuang zhi Ling yun

壮志凌云

作 者: 张嵩山 宿聚生

图 片: 电视剧《壮志凌云》摄制组提供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11.75 印张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8-570-7/I·119

定 价: 20.00 元

小说主要人物



贺怀德



薛喜莲



何敏



李保旗



李亮



姚建业



周占魁



吴国安

贺怀德站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上，虽是空军中将，但他此刻穿的是一身毛料西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50 周年盛大阅兵式。广场上一片人海旗浪，陆海空三军方阵依次通过天安门前。贺怀德一直认为中国的阅兵方阵是世界最好的，包括三军仪仗队。国外那些，一走起来不是摆臂，而是前后扔胳膊，一扔多高，立定时还要高高一跺脚，实在是有点可笑的样子。而作为军队一旦可笑，它还有什么？……后来他听说，中国 50 年阅兵式光碟在海外销得极好，全世界的人都为这阳刚、这壮美、这铁流的气势如虹和为中国居然能拥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而惊奇万分。当然购这碟片者更多还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有个澳大利亚农场主（华人）将这碟片放给当地市政要员们和周围澳籍、英籍农人看，凡看者皆自此对他肃然起敬、另眼相看。

空中响起轰鸣声，两鬓花白的贺怀德额手望天，他看见了掠过上空的庞大机群。与那些火箭、装甲车、自行火炮等等相比，他当然更对天空一往情深。那里有他 50 年征程岁月，有他大半辈子人生履痕……看着看着，他不禁热泪盈眶，恍惚中，飞机的尖啸声化作了战马的嘶啸和小火车的长鸣……

十几匹战马疾驰在东北平原漫天风雪中，翻飞的马蹄扬起一片雪雾，马与人呼出的白气凝在眉宇、鬓发和胡茬上，结成

一层白霜。这一队人马是年轻的贺怀德带领的，他一骑当先，远处不时闪现着爆炸的火光，枪炮声阵阵传来。一彪人马穿过一座狼烟缭绕、满目残垣的县城，在一座机场边的旧机库旁勒住缰绳。十几个人刚刚跳下马来，就见机库里呼啦涌出一群穿老羊皮袄、戴狗皮帽子的士兵，“咔嚓啦”一阵拉枪栓：“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你们是什么人？”

贺怀德从怀里掏出介绍信：“山东军区选调的航校学员。”

人群中走出个干部，接过介绍信看了看，操着东北口音说：“你就是贺怀德？晚来了一步，国民党兔崽子们打过来，把沈阳、长春都占了，北满形势吃紧，航校已奉命撤出牡丹江，往东安那疙瘩转移了。唉，费了老鼻子劲儿才从通化把那堆破烂玩艺儿飞机搬到牡丹江，窝刚搭好，又让人家撵着往北跑……半年搬两回家了。”他指指被炸得千疮百孔的土跑道：“瞅瞅，让国民党飞机炸成啥样儿了。搞个空军真难哪！”

贺怀德不无失望：“他们……走多久了？”

“哦，最后一拨走的是一大队，小火车拉走的，走了也有两天了。国民党飞机天天顺着铁道转悠，见到能跑会动的就扔炸弹，我捉摸着火车跑不了多快，一准还在路上呢。”

贺怀德沉思着，李保旗在一旁急燎燎地催了：“还犹豫啥连长，追啊！”

众人七嘴八舌：“对，它那车轱辘，不一定比咱这四条马腿快。”

贺怀德却断然下达了命令：“休息。”

李保旗匪夷所思道：“火车开拔两天了，不赶紧追，你马再长出四条腿，也他妈甭想撵上了。”

“就是嘛，千多里地都走了，还在乎这百十里地？”其他人也多有赞同。

贺怀德被吵得有点心烦意乱了，他突然大发雷霆：“瞎嚷嚷什么？咱们连夜赶了这么远路，再追下去，你有革命觉悟还能盯得住，”拍拍大汗淋漓的马，“它有你那觉悟吗？马跑死了，你走到东安去呵，啊？”他让自己冷静了一下，转对联军干部说：“对不起，让你见笑。人一累，火气就大。麻烦你帮我们弄点饲料，准备点干粮，让马歇口气我们再上路。”

联军干部倒是个爽快人：“麻烦啥呀，跟我来。”

行驶在风雪中的这列小火车，车头是一辆老式蒸汽机车。它拖着十几节平板货车和一节闷罐车厢，吃力地行驶在弥漫的风雪中。货车上装着五架蒙着破帆布的教练机和各种航空器材。每节车顶上都坐着个横枪警戒的战士，个个都跟雪人似的。机车里的小司炉往炉膛里填的是劈柴样子，熊熊炉火映照着他蹭满烟尘的脸。

透过风呼雪啸，从后边车厢传来一阵唢呐声，是从最后那节闷罐车厢传来的。挤得满满当当的闷罐车一角有部电台；男女军人们围坐在一盆炭火边，听胡子拉碴的大队政委刘立秋吹奏《信天游》，曲调纯朴，其声圆润，吹到高亢处，声如裂帛。

一曲终了，车厢里静寂无声。刘立秋诧异地看看左右，突然，满车厢爆起了热烈掌声。裹着皮大衣的大队长常浩感慨地说：“多动人的曲子。刘政委，你让我又看见了陕北、又看见了延安啦。”说罢，他情不自禁地阖目晃脑，轻声哼起《信天游》。

娇小玲珑、面容俏丽的女兵何敏站起来，快活地喊道：“咱们请大队长唱一个好不好？”

大伙儿乱咋呼：“好！”

“唱个《走西口》。”

“来段秦腔，黑头……”

常浩摆摆手：“我这烟熏火燎的嗓子，唱给自己听都难为情。不行不行。”

大伙儿起哄：“来一个！”

实在躲不过，常浩说：“这样吧，我给大家添个乐儿，说个我和刘政委在新疆航空队经历的事儿。1942年9月，新疆军阀盛世才撕下亲共的面具，把我们党派去学飞行的40多个同志全部关进监狱。入狱那天，我们号子里的人站成一排听看守训话。那看守是个斜眼儿，跟你说话，眼儿却瞅着他。他问排头的老康：‘你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位刘政委回答：‘刘立秋！’看守很生气，朝他吼道：‘没问你。’我在边上嘟囔了一句：‘我又没吱声。’”

大伙儿静默了片刻才咂出味儿来，笑声像突然喷出来似的，一个个乐得捂肚子抹泪，连始终不苟言笑坐在常浩旁边的飞行教官姚建业嘴角也抽动了一下。

这时，原本就很慢的火车更加慢了下来，车头吭哧吭哧好像一头呼呼带喘的老牛。司机老王师傅（人都叫他“王大车”）探出窗子向前望了望，迷离风雪中隐隐见到一块路牌，他说：“老爷岭，到老爷岭了。加火。”

小司炉得令，其实他一直没断了向炉膛里塞劈柴，熊熊火焰，呼呼有声，可车速就是上不去，轮箍在铁轨上直打滑。

小火车终于在离坡顶不远的地方“咯噔”一下停住了。

闷罐车里的人身子晃了一下，发现车停了，很惊讶：“怎么回事儿？”

刘立秋站起来：“我看看去！”

车上的人纷纷跟着他跳下车，一起往车头那儿跑。

王大车懊丧地跳下来，在钢铁轮箍前乱转悠。

刘立秋跑过来，狂啸的风雪中，他不得不敞着嗓门儿喊：“老王师傅，车怎么停啦？”

王大夫也可着嗓门喊：“坡陡车沉，马力不够啊。”

刘立秋看了看坡势，说：“得用两台机车，前拉后推。”

王大夫说：“就这么台老爷机车，那还是使柴火垛盖着才没叫国民党飞机给炸了，现在哪儿还能再给你找一台去。”

常浩挤出人群，说：“有！”

王大夫问：“有？哪儿呢？”

常浩用手朝人群一划拉：“这些人合起来不就是一台机车？老王师傅，你在前面开，我们在后面推。”

刘立秋说：“这办法行，咱们一两百号人，一个人少说也有三四百斤推力，还有上不去的老爷岭？”

在茫茫风雪中一路疾驰的贺怀德，就是在这时看见抛了锚的小火车的。十几个骑马的学员一阵欢呼，沿着铁路扬鞭策马上岭。

一个干部兴奋地领他们去见大队长政委：“又有十几个学员从山东赶来了。这是带队的贺怀德连长。”转而向贺怀德介绍说：“我们常浩大队长，刘立秋政委。”

常浩、刘立秋伸出手：“欢迎你们！”“一路辛苦！”贺怀德说：“首长，路上跟敌人遭遇几次，耽搁了些时间，我们来得晚了。”

“不晚，”常浩说，“正好赶上航校第一课。”贺怀德这伙人一看趴窝的火车就明白了。常浩喊一嗓子：“各就各位，车一动就推。通信员，给王师傅发个信号。”小通信员掀下棉帽，朝着机车方向抡圆臂膀。火车喷了一股白气，好像要开始了，车两边的人便手推肩顶、一起使劲儿。刘立秋喊起了号子：“走千山哪……过万水呀，如今要上……老爷岭啊……”

贺怀德边推边调整着姿势，可前面有个用肩顶车的小个儿挡着他，让他总觉得使不上劲儿。他忍不住伸出手去一拍：“喂，小鬼，你不觉得在这儿有点碍事吗？上后边去吧。”那小个儿睬也不睬他。“听见没有？”他伸手一扒拉，“后边儿去！”不想心里发躁，劲就使得有点大，那小个儿被他扒拉得一骨碌滚下路基摔到雪窝里，头上的皮帽子也掉了。贺怀德这才发现她竟然是个少女，留两条短辫，一只造型很别致的蝶形发夹卡着头发，像只红蝴蝶落在一堆青丝上，脖子上扎着条鹅黄色围巾，衬着娇美面容，在这漫天皆白中显得格外动人。他不由愣了一下，可没等他反应过来，那少女拾起皮帽子就冲过来：“你这人怎么回事？”

怎么说把人扒拉到雪堆里也不占理，贺怀德忙就道歉：“对不起！没想到你这么不禁……”

少女涨红着脸：“不禁什么？谁碍你事儿了，你嫌碍事儿自己挪个地方啊？野蛮！”

贺怀德不再陪笑脸：“我说过对不起了。”

少女不依不饶地：“什么对不起？你嫌我碍事儿我偏要在这儿！谁碍事儿？你就不碍我事儿吗？”

贺怀德“扑哧”忍不住又笑了：“好好，我挪个地方，这算扯平了吧？”

少女像没听见，自顾推车去了。贺怀德挺没趣儿地挪到平板货车旁，找了个合适的位置，脱了棉衣棉帽往雪地里一扔，弓下腰，这回他是铆上了劲儿。

在汽笛和号子声中，机车“呼哧呼哧”顶着风雪终于爬到坡顶了。众人欢呼着往车上爬。贺怀德对李保旗说：“保旗，你带两个人把马牵到前面货车上，我去看看闷罐车里还能坐下人不。”李保旗解着马鞍上的绳子说：“别去啦，那儿挤得脚都

插不下去，咱就在飞机下面坐坐吧，这儿还挺避风。”

一阵风雪刮来，贺怀德忽然觉出寒意，这才想起棉衣棉帽还扔在坡下。他刚转身要向来路去找，那位少女拎着他的棉衣棉帽走过来，往他手里一扔：“跟谁过不去？零下四十多度知道吗，跟这儿的老天爷较劲！”

贺怀德赶紧套上棉衣：“谢谢你了小鬼。”

少女回头撂下一句：“你别老是小鬼小鬼的，谁小鬼？”

贺怀德给噎了一下，向旁边一位干部打听：“这姑娘谁呀？”

那干部说：“何敏。原先是晋冀鲁豫部队的卫生员，到航校来学气象。你看她长得跟花儿似的娇嫩，上党战役，她一口气从火线上抢下九个伤员。嘴也厉害，说话蛰人，外号小蜜蜂，你可别得罪她。”

“我已经得罪她了。”贺怀德笑起来，说着话他已经爬上平板货车。

车下常浩喊：“通信员，给信号，开车！”

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的。苍茫雪野，一片皓白。也跟山东学员爬上了平板货车的常浩接过一个学员递来的烟叶袋子，闻了闻：“嚯，地道的山东烟叶，烤得也恰到好处。”他从袋里摸出片裁好的纸条，往上倒点烟末，熟练地卷了支“喇叭筒子”点上，“怎么样，这车推得够累的吧？”

“推车倒不怕，”一个学员拍拍教练机，“这玩艺儿该不会也得让咱们推它上天吧？”

常浩笑了：“谁有这能耐？”

李保旗瞅着飞机：“是呀，我就一直纳闷，它这么个东西，怎么就能飞起来？”

“你问到飞行原理上啦，”常浩说，“等到航校，教员会给

你们讲的。对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姚建业教官。”

姚建业面容冷峻地端坐没动，只是竖起两指在额角碰了一下，向大家敬了个美式军礼。

一个学员就笑：“教员，你怎么跟个国民党似的？”

常浩笑起来：“他就是个国民党，国民党飞行教官，在美国学的飞行，喝了一肚子洋油，跟他比我算土包子。”

姚建业道：“大队长虚怀若谷，论起飞行我该叫你前辈。1938年你和刘政委到新疆航空队学飞行，我还在念中学呢。你们真正是革命军队航空事业的开拓者。”

常浩说：“开拓我不敢当，我们航校校长政委，大革命时期就受党的派遣，去苏联学习飞行，比我们新疆航空队早十多年呢。”

姚建业很吃惊：“共产党深谋远虑，难怪能成大事。可我却误入歧途，在国军……哦，在国民党空军为老蒋卖命几年。”

常浩拍拍他的腿：“别老说身在曹营那段嘛，给大伙儿讲讲你过关斩将、轰炸国民党总统府的传奇经历。”

姚建业摆摆手：“惭愧。”

常浩告诉大伙儿：“今年夏天，姚教官新婚第三天就驾机起义，对国民党震动很大。哎？对了，姚教官，跟太太联系了吗？”

“没有，我担心她遭到国民党迫害，一直没敢去信。”

“这样也好，等全国解放你们夫妻再团聚吧。姚教官起义是个壮举，轰炸国民党总统府。可惜投弹系统发生机械故障，炸弹掉到中山门一带了。但总统府里不少人都看见了这架俯冲下来的飞机，蒋介石也听到了爆炸声。这可把个老蒋气疯了，娘西皮！共产党也只要我的江山，我的飞行员却想要我的命。”大伙儿哈哈大笑。常浩说：“要是炸死蒋介石，那就大大缩

短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了。”大伙儿也很兴奋：“可不，炸死老蒋，国民党就树倒猢猻散了。”“这会儿我恐怕早坐在家里热炕头上了。”“你怎么就惦着热炕头？不行不行，革命目标不远大。”

常浩笑完了就问学员们：“你们呢？都谁成过家了？”

贺怀德说：“光棍一条，全都没媳妇呢。”

旁边李保旗说：“不对，他有媳妇了，他妈给他说下的，就差个没过门儿。”

贺怀德杵他一拳：“谁有媳妇了！”

“敢说没有？”李保旗指着他，“喜莲怎么回事？薛喜莲？”



日本航空队受降仪式在辽东摩天岭山坳飘飞的雪花中举行。满地的枯草败叶和日本人满脸颓丧的神色，使这简陋的仪式愈发显着一种悲怆。受降方抗日民主联军衣着破烂，但衣着破烂却难掩他们的凛然正气和强悍之风。日本航空队投降方大都身着连裤的日本式飞行服，列队战栗在风雪中，每个人的脚边，都整齐地叠放着飞行帽和图囊。一队东北民主联军士兵持枪在不远处警戒。

一日本军官正步走到东北民主联军代表面前，解下腰间指挥刀双手呈上：“日本关东军木木航空队大队长林弥一郎，率所部 300 余名官佐，奉命投降！”

联军代表接过指挥刀，朗声说道：“我是东北民主联军全

权代表，奉联军总部命令在此宣布：木木航空队投降后，统由我军留用，根据个人才能，分别予以聘任。”

林弥一郎说：“长官，我可以冒昧地问一句吗？”

“请讲。”

“把我们留下做什么？”

“帮助我们建立航空学校。”

略顿一响，林弥一郎问：“怎么才能肯定……你们会信任我们？”

联军代表掷地有声：“你们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对于你们所给予我们的帮助，中国人民同样也不会忘记。你们的生命会得到保护，人格将受到尊重。中共党人，一诺九鼎。”

声如钟鼎，惊得枯草丛中一只野鸡扑啦啦飞起。联军代表飞快地拔出枪套里的“勃朗宁”，“砰”地一枪，野鸡应声落地。

木木航空队官佐一片惊愕。

联军代表将枪插回枪套，连同子弹带解下，交给林弥一郎。

林弥一郎怔住了，所有的日本官佐都怔住了。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联军代表将这支荷弹之枪授予他们的意义时，林弥一郎颤抖着双手，接过枪，和那群同样被赠枪之举深深折服的三百余部下道，不约而同低下头：“哈依！”

美式卡车颠簸在山道上。蒙着篷布的车厢里，十几个日本航空队员挤坐在麻包上。跟车的东北民主联军干部见一个身板结实的人却冷得发抖，便脱下自己的棉大衣裹到他身上。那个日本飞行教官叫三原纠夫。三原纠夫忙站起要鞠躬，联军干部

按住他说：“帮我们办好航校，我得谢你呢。”

三原纠夫问：“航校的，什么地方？”

联军干部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火车缓缓驶入一个北满小车站，千镇车站。站牌下等候着十几挂大车。

常浩刚跳下车，贺怀德引领着赵参谋和王村长走过来：“大队长，打前站的同志接我们来了。”

常浩一看：“哦，赵参谋啊，到机场还有多远？”

“好几里地呢，靠山屯老村长把屯子里大车全动员来了。”

“谢谢老乡们！”常浩紧紧握了握老村长的手。

老村长东北口音很重：“外气了！能来俺这疙瘩办航校，乡亲们高兴得跟那啥似的。”瞅瞅火车上的物资，“咋，就这点东西？”

常浩点点头，笑着说：“全部家当了。”

杂沓的马蹄碾过暮色，雪原上逶迤着庞杂而奇特的大车队。车上堆放着杂乱的航空器材，四五架教练机前轮着地，机尾搭在马车上，响声轧轧地被拖着走。除了姚建业和何敏等少数几人坐在车辕上，学员们大多徒步而行。车把式们不时在半空甩着响鞭，亮亮地吆喝着：“驾——”

策马而行的常浩望着大车队，感从中来，不由对刘立秋说：“若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到我们的空军竟是这样起步的。”

刘立秋亦慨叹：“真是壮怀激烈！”

赵参谋骑着匹马走过来，抬手一指：“前面就是千镇机场了，脚下这块儿已经算是跑道南头儿。”

常浩、刘立秋、姚建业等向前望去，一时间尽都无言。

白雪覆盖的废弃机场一片颓败。跑道被炸得满目坑洼；几幢营房、机库和油库，缺顶少墙，破落不堪。

赵参谋不安地说：“日本人投降前，几乎将机场完全毁掉了。”

姚建业颇有些沮丧：“这里拾掇拾掇可以种庄稼，但不是办航校的地方。”

常浩一派豪气笑笑说：“国民党正大举进攻北满，我们的根据地被挤得只剩下几个县的地盘，只有东安县和干镇有日本人遗弃的机场，好歹都是它啦。”

刘立秋故作轻松道：“好在吧，我们对艰难困苦并不陌生。”

常浩说：“动起来，老刘！你指挥大家把器材卸进库里去，我去查看一下住处，这么多人吃饭睡觉问题得尽先解决。”

刘立秋喊道：“大家注意了！三中队清扫机库，一中队、二中队卸车，要特别注意飞机的卸运。贺连长，你带来的同志先编入一中队工作。各中队开始行动！”

荒寂的机场，顿然间就生气盎然了。

关东的夜晚显着一种格外的旷远，除了远处电子偶而传来几声狗吠，似乎连雪地上反射的月光都已经冻住了。

学员队宿舍安排在机场旁一座油坊里。这座破门烂窗的老油坊是栋两层旧楼，楼下堆着一堆断裂的粗笨木质榨油机件，楼上塞窗户的草帘子用两根木条交叉钉着。寒风从屋顶、楼梯口和窗户缝隙呼呼地往里灌，屋子当间儿一盏小马灯枯黄地摇曳着。十几个学员和机务人员挤在一铺只垫了薄薄谷草的冰冷的大土炕上；炕头靠墙处挂着一幅布帘，那是专门为何敏隔出